

DONGHU·RENWEN

# 陆陇其传略

■ 南 桥



陆陇其像

汝养，死者待汝葬，天下后世待汝治。汝无或轻而身，以徇无涯之欲，而丧厥志。

康熙九年(1670)，陆陇其考中进士，康熙十四年(1675)，授江南嘉定知县。“凡我子姓，有官职者，以正直忠厚为本，以公廉仁恕为心，谦恭勤慎，节用爱民，忠贞体国，翼翼小心。”上任伊始，陆陇其既遵循陆氏祖训，更注重德化，以“无讼”理念恤民安邦。当时的嘉定(今上海市嘉定区)是一个“赋多俗侈”的大县，陆陇其到任后，即以“兴利除害、移风易俗为己任”，并身体力行，“以德化民”，收到显著成效，深受当地百姓拥戴，颇有政绩和口碑。据记载，陆陇其初到嘉定时，地方绅商按例到知县府上拜会，“馈赠”，但他一概婉拒，并以“心无私欲，自然会刚；心无邪曲，自然会正”来自警自励。他不喜属下逢迎巴结自己，自然自己也不会去讨好和恭敬上司了。如此，便得罪了上官慕天颜。一番别有用心の上疏弹劾之后，陆陇其的官职终于被免。《清史稿》载：“嘉定民大骇，罢市，日号巡抚门乞留……陇其洁己爱民，去官日，惟图书数卷及妻织机一具，民爱之，比于父母。”其实陆陇其在嘉定任职为时还不到两年，但《陆清献公莅嘉遗迹》则有上中下三卷，计一百三十一篇，记载陆陇其担任嘉定知县期间“居官自守，奉上爱民，宽赋听讼”以及“疏导河渠，便民利农，创修书院，教育人才”等善政。现在的嘉定有纪念陆稼书的“当湖书院”，而嘉定城隍庙供奉的老爷，即为陆陇其，三百多年过去了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其塑像前依然香火很盛。当地百姓口中的“陆嘉定”，也就是他们念念不忘的知县陆陇其。清初著名诗人、刑部尚书王士禛曰：“近日廉吏方面有黄州知府于成龙；有司则嘉定知县陆陇其。”时为左都御史的魏象枢曾赠诗云——

我闻陆嘉定，平生甘清贫。  
下车甫一载，惠政独循循。  
欢声动万户，政绩倾朝野。  
江南财赋地，知尔劳心神。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，左都御史魏象枢以“天下第一清廉”为由，荐举陆陇其补直隶灵寿(今河北灵寿县)知县。灵寿地近京城，劳役繁多，地瘠民贫，且多水旱灾情。抱着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民本理念，到任后的陆陇其向上司提出“天下国家之大务，莫大于恤民”的请求，具体是免征赋税，发粟赈

灾，还注重兴修水利，奖励农垦。注重文教的他还主修《灵寿县志》，且在编纂上一改往常，别具一格，被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赞叹为“仁者恺恺之言……其用心真不愧于古循良吏矣”。陆陇其还于簿书之暇，常去当地学堂听讲，“有所触发，间疏其意示诸生。或述先儒注解或自抒所见”，积久合118章，汇编成《松阳讲义》，传播儒学。陆陇其在灵寿七年，政绩突出，廉明显赫。《清史稿》说：“去官日，民遮道号泣，如去嘉定时。”

康熙二十九年(1690)，陆陇其再次以学问优长、品行可用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。然任职仅1年，就因抨击朝廷捐纳举官的弊端，及要求酌免赋税、减轻民力负担等而为当权者所忌。三十年，即弃官归里。

梁启超在所著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说：“陆陇其是康熙间进士出身，曾任嘉定、灵寿两县知县，很有惠政，人民极爱戴他。后来行取御史，很上过几篇好奏疏。他是耿直而恬淡的人，所以做官做得不得意，自己也难进易退。”对官场规则，陆陇其并非颠沛无知，除了耿直恬淡外，他更是洁身自好，其父陆标锡早就告诫过他：“居官不入党，秀才不入社，便有一半身份……贪与酷皆居官大戒。”

回归故园后，陆陇其茅屋数椽，布衣蔬食，曾讲学于苏州吴中的东洞庭山，后在东湖之口的顾书塔建尔安书院，专心著述，四方学者群聚门下。四十多年的传道授业解惑，学者常尊称其为“当湖先生”(平湖别称当湖)或“平湖先生”。因此，相较于他那清廉的官声，其“一代醇儒”之名显然更为天下所知。其实，传播理学，重建儒家道统，是陆陇其从二十一岁为塾师时就已开始的终身事业。其学以“居敬穷理”为宗，崇程朱学说，后世学者均称其是自明朝薛瑄、胡居仁后唯一的“程朱之统”，被清廷誉为“本朝理学儒臣第一”、“传道重镇”。好学深思，躬行实践，著述宏富，计有《三鱼堂文集》12卷、《三鱼堂外集》6卷、《三鱼堂剩言》12卷、《三鱼堂日记》10卷、《治嘉格言》1卷、《古文尚书考》1卷、《读书志疑》6卷、《松阳讲义》12卷、《松阳钞存》2卷、《四书讲义困勉录》37卷、《读朱随笔》4卷、《四书大全》40卷、《问学录》4卷、《礼经会元疏释》4卷、《三鱼堂制义》2卷及《战国策去毒》、《周礼辨误》、《左传疏摘录》、《学庸说》等。今由张天杰主编的《陆陇

其全集》15卷将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康熙三十一年(1692)，陆陇其去世。据记载，“谢世之日，家贫无以治丧。赖友人邵子昆出泰余百金，为之营葬”。墓葬于泖上画字圩(现新埭镇泖河村乍桥浜北侧)，三面环河。遗址部分尚存，如陆稼书祠堂、尔安书院等，现都已修缮与恢复。

纵然一生仕途不畅，官位不显，但陆陇其仍以其特异的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而泽被后世，也自然是“功德”自在人心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)春，有特旨任命陆陇其为江南学政，阁臣奏明陆已亡故，康熙皇帝嗟叹：“本朝如这样清正廉洁、理学纯正的人，不可多得了。”康熙在位61年，为官员立传而进入《清史稿》者仅3人，即陆陇其、汤斌、张伯行。雍正二年(1724)，也即陆陇其死后33年，清廷决定增加一批陪祀孔庙的历代贤儒。雍正钦定的入祀孔庙标准有四：一曰纯儒；二曰无门户之见；三曰继承弘扬儒学贡献突出；四曰遗民不得入选。结果是清代一人，即陆陇其。他是以官员的身份入祀孔庙的，而且仅仅是一个七品官身。乾隆元年(1736)，也即陆陇其死后44

年，特谥“清献”并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乾隆二年(1737)，再御赐祭文，三年(1738)复制御碑文，建牌坊于新埭泖上画字圩陆陇其墓道前，称扬其“蔚为一代之纯儒”。

陆陇其的绝大部分著作都被收录于乾隆年间编撰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中，其学术宗旨与成就也得到充分肯定。《读朱随笔提要》评说道：“陇其之学，一以朱子为宗，在近儒中最称醇正。”在《三鱼堂文集提要》中则称：“陇其学问深醇，操履醇正。”又在《三鱼堂剩言提要》中评云：“陇其传朱子之学，为国朝醇儒第一。”近代著名哲学家蒋维乔在其《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》第一章《程朱学派》中专设陆陇其一节，称“陆氏为人为学，皆真实而稳健。其所言皆得程朱之粹；且充足朱说，以辟异归正，为自己之天职，终身不渝。守护一贯之程朱学施用于实地，且收极大之效果”。同样，面对作为“醇儒、循吏、直臣”的陆陇其，梁启超也在其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叹服道——

平心而论，稼书人格高洁，践履极笃实，我们对于他不能不表相当的敬意。



尔安书院 金卫其 摄

# 铁画银钩写此生——记书法家俞元龙先生

■ 吴连城



俞元龙先生(前排左三)参加文代会时与文友们合影

俞元龙先生1906年生，属马。作为他的学生，在我的感觉中，俞元龙先生是一位身材高大而又神情和蔼的老人，他的脸上永远带着慈祥的微笑，对人从不疾言厉色，使我们对他之真是如坐春风。

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，而以书法名世。记得1960年冬天，县文化馆举办迎春书画展。里面一小间，悬挂着胡士莹、陆维钊两先生的书法作品。而先生写的四屏条《苏东坡黄州寒食诗》及黄山谷的跋，还有草书《大江东去》堂幅也张挂其间。视胡、陆两先生书作，再看先生的，无多让焉，可谓与胡、陆两先生鼎足而三。而此也是当时观赏者的共同看法。

先生早岁就读于稚川中学，受业于著名文史学者、书法家陈翰先生。陈翰(1873-1928)，字耕若，又字伯叙，前清贡生。陈先生即是名教授胡士莹先生的岳父，而胡先生的夫人则是陈秋女士(1900-1938)，字隼华，一字孟农。她在杭州女子师范毕业，曾任平湖淑英女校、诒谷初级中学、杭州一中二部等校教师，亦娴文史，工书法。先生在稚川中学，朝夕受陈翰先生熏陶，在文史上打下功底，亦在书法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礎。

上个世纪20年代，先生与吴一峰先生(号大走客，著名山水画家)一同负笈上海，就学于上海新华艺专。当时新华艺专的书法教授朱天梵先生，写得一手超之谦体魏碑。写魏碑是很不容易的，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特殊用笔和执笔方法，但对这些，俞元龙先生都能学以致用，这也都是他从朱天梵先生那里得到亲传的。所以，元龙师后来亦以

魏碑书法擅长，其渊源即在此。

先生学习书法很是刻苦，早岁由于陈翰先生写米芾、赵孟頫一路的行书，所以他早时学的也是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一路。他自言苏东坡的《大江东去》、《黄州寒食诗》及黄山谷的“跋”、黄山谷的《松风阁诗》等著名法帖都临过不少于一百遍。这些字他都见他写过，确实写得风神独具、跌宕有致、形神毕肖，可谓得其神韵。

先生早年在上海学习书法，可以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当时在上海八仙桥有一个青年会礼堂，一些上海的书画名家经常在那里开展览会。先生自告奋勇，在那里义务服务，白天值班，晚上在夜深人静之际，就着灯光，用极薄的拷贝纸，蒙在一些名迹上，用细如蚕丝的线条双钩下来。当时对一些不易买到的碑帖亦用此法，双钩响拓，装订成册。我见到过的就有《黄庭坚下水船词墨迹》、《瘦鹤铭残字》、《赵之谦大士赞》、《邓石如篆书嵩山碑》、《郑道昭碑》等多种，都装订得整整齐齐，一丝不苟，见之令人肃然起敬。在古稀之年，我还见他一本借来的木版郑板桥手书刻印的《郑板桥诗词》用薄纸摹写下来，一丝不苟，装订成册，时时吟咏。

到了晚年，他仍然学书不辍。我经常见他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，一手执法帖，一手蘸水，在桌面上画来画去，精心揣摩古人的笔墨神韵，一边吟诵着法帖上的诗句。他经常吟诵的，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外，还有苏东坡的《武昌西山诗》、《烟雨叠嶂诗》，李白的《襄阳歌》，杜甫的《醉时歌》等。他常对我说，写古人的诗句，至少要背出，一定要细心

体会古人的诗意，什么样的内容，用什么样的书体来写，都要反复揣摩，要意与古会，才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相一致。可见先生的心与古人是相通的。

先生亦工于吟咏，然不多作。在他八十岁的上一年，特意写下了《八十抒怀》——

年近八秩，岂更他求；  
情恬虑淡，岁月正来；  
日高犹卧，夜户长开；  
年丰日永，波淡云回；  
小庭花落，扫积成堆；  
时时作画，乱石秋苔；  
时时作字，泼墨淋漓；  
时时作诗，写乐鸣哀；  
字学汉魏，崔蔡钟繇；  
不伦不类，非马非驴；  
亦有苦心，卅年探讨；  
古碑断碣，刻意搜寻；  
图书在室，芳草盈阶；  
抱残守阙，谢荣藏拙；  
甚矣至哉，歌以咏志。

其宁静淡泊，一生心迹，皆跃然纸上，令人既钦佩又慨叹。这篇佳作，承他手写见赐，我至今珍藏。

他在1990年的国庆节又写下抒怀七律——

八四年华梦一场，尚能挥笔发余光。  
青春在眼童心热，白发盈头壮志凉。  
旧业未荒投四化，新功待立莫彷徨。  
衰来何法可增健，恬淡情怡是妙方。  
为“四化”立新功，千里之志，也是跃然纸上。此诗后来刊载于市老年读书会五周年纪念册《晚霞满天》上，我也至今保存着。

先生淡于名利，一生热衷执教，坚持教书育人。他先后执教于平湖光启中学、平湖二中、平湖中学，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精力，只以余事对待书法，故其名不出桑梓范围。记得他女儿俞光耀女士曾说过：“爸爸的字，不会比沙孟海差到哪里，就是在小地方，没有出名。”事实也就是这样。

记得在1984年6月，平湖召开第二届文代会。先生写下了“文章千古事，艺海百年心”的对联。先生毕生喜爱书法，精研书法，这副对联写出了先生的心声，可谓夫子自道。那副对联写得真好，铁画银钩，神似赵之谦。可惜时过境迁，没有保存下来。

先生与吴一峰先生是上海新华艺专的同学。毕业后，吴先生到西南发展，绘画上成绩斐然。而先生执教桑梓，桃李成蹊。两人所趋不同，但殊途同归，都为国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。记得1991年夏天，平湖撤县建市并举办首届西瓜灯节时，吴一峰先生应当地政府之邀，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平湖。那天上午，一峰先生身穿大红运动衫，神采

奕奕，在子女的陪同下，来到环城东路俞元龙老师家中，两位老人终于在半个多世纪后会面了。那天，我也在场。两位老人都很激动，不想几年以后，两位老人都先后作古。

先生毕生教书育人，他的两位哲嗣也均学有所成，卓然成家。长子俞凌云先生，在武汉医药局工作，是饲料添加剂方面的专家。次子俞沛霖先生，曾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，是著名的心血管专家。他的女儿俞光耀女士曾在平湖印刷厂工作，陪伴在他的身边照顾着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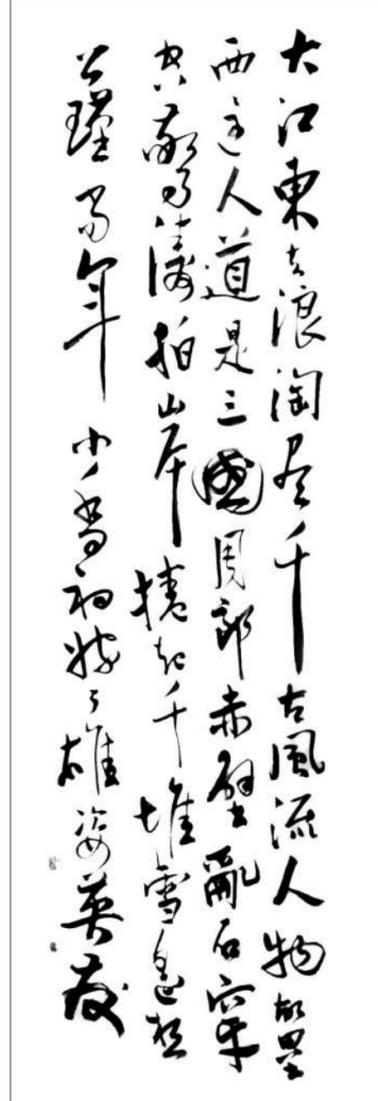
1990年冬天，与他相濡以沫、长相厮守60多年之久的师母先他而去。记得我得知师母故后去看他，老师坐在藤椅上，神情穆然地说：“人总是要散的，我们同了60多年了，蛮好了。”鼓盆之戚，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讲，是十分悲痛的。但他把一切藏在心里，他只在里屋师母的卧室里挂上照片，早晚供些水果。

但不幸的事接踵而来，过了没多久，他的女儿俞光耀女士患脑瘤病故于上海，虽说哥哥是医学专家，但也回天乏术。这件事起先大家都瞒着他，但时间久了，老人也感到有些不对，经常向别人问：“光耀到上海去看眼睛，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？信也不来一封。”

自此以后，先生就很是寂寞，也很快变得衰老起来。幸好我们这些学生如许士中、朱屏等，还有一些书法爱好者，都经常去看他。他的女婿邵其湧先生，也经常去看他，解除了他不少寂寞。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94年10月间的一个下午，那天天下着细雨，邵其湧先生也在座。临走时，他送到门口，要我们经常来看他，我们都答应了。过了一些时候我再去看他时，见面紧闭着。邻居出来说：“老先生在前几天由他在上海的儿子开汽车接走了。”从此就没有了先生的音信。直到1997年秋天，我在平湖宾馆遇到邵其湧先生，他告诉我，老师已于1996年在上海故世了，虚龄91岁，由于生日没有过，实足只享寿89岁。这位教育前辈，书法名家，就此鹤归华表。

先生早岁受陈翰、朱天梵两前辈指授，又从教之余，毕生致力书法，故魏碑、行草无所不能，其魏书、法度精严，雄深雅健。草书龙蛇飞舞，铁画银钩，实为书法界不多见的金戈铁马。他总对学生循循善诱。他的备课笔记，常被其他老师借去向学生作示范。他对来学习书法者，常把自己珍藏的碑帖相借，并详加讲解示范。记得在他将离世前平赴沪前不久，我去看他，他将抽屉打开，里面有很多已写好的扇面，他让我挑选，可是我却没好意思拿，后来先生就到上海去了，辜负先生美意，至今深以为憾。

先生长于书法，对求书者从不拒绝。生前书作甚多，但保存至今的墨迹，似乎已并不多见。幸好在全公亭的一角，他于1987年受平湖县政府委托书写的“侵华日军登陆陆处”七个擘窠大字，还有碑阴他手写的碑文，默默地立在碑亭里，警示着后人，毋忘国耻，对后人进行着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。这也是对这位教育前辈、书法老人最好的纪念。



俞元龙先生书法作品